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moody photograph. In the center, a woman's face is partially visible through a chain-link fence. Her eyes are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and she has a somber expression.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and shadows.

宇尘庸兰◆著

夜深了，谁在医院的走廊徘徊着……

# 医院离奇档案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医院离奇档案

你可曾想到，我们熟悉的医院也有着  
诡谲的、难以置信的事件？

精神科医生张岩、实习护士小狐意外发现医院深处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操纵玩偶的那个神秘人竟是最亲的长辈！这个沉重的打击让张岩、小狐悲痛不已。就在这时，专门侦查神秘案件的特别小组也插手进来了。他们的消息来自哪里？张岩遇捕，孤军作战的小狐惟有竭尽全力揭开医院离奇事件背后的种种玄机，线索究竟所指何处？

当古老雕像、珈蓝老人出现时，这个  
疯狂的游戏已经升到了最高潮……

黑夜里，谁在翻看那本《医院离奇档案》？

上架建议 畅销 悬疑小说

ISBN 978-7-5113-1460-4



9 787511 314604 >

定价：26.80元

宇尘庸兰◆著

夜深了，谁在医院的走廊徘徊着……

# 医院离奇档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院离奇档案/宇尘庸兰著.一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13-1460-4

I. 医… II. 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6709号

# **医院离奇档案**

YIYUAN LIQI DANGAN

---

著 者 / 宇尘庸兰

责任编辑 / 文 锋

封面设计 / 雅格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5.75 字数 / 255千

印 刷 /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460-4

定 价 / 26.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医院离奇档案

Chapter 01	女妖小狐大变身	001
Chapter 02	“美女妖小狐”的初夜	015
Chapter 03	宠物妖小猫	025
Chapter 04	“退魔人”守则	039
Chapter 05	五行分魄	051
Chapter 06	诡案组	079
Chapter 07	丢失的床单	091
Chapter 08	群“魔”乱舞	107
Chapter 09	“退魔人”是杀人犯	127
Chapter 10	替罪羔羊	139
Chapter 11	梦中的小雨	151
Chapter 12	人生如棋	161
Chapter 13	孰是孰非	173
Chapter 14	妖小狐倒在小雨面前	183
Chapter 15	迷梦	193
Chapter 16	雌雄大盗	205
Chapter 17	上古帝王的血统	213
Chapter 18	叛徒的爱情	229
Chapter 19	尾声	243



## Chapter 01 美女妖小狐大变身

一进医院就被屡屡为难，后来却无缘故升了职，这一切，都让美女妖小狐觉得疑惑。

妖小狐是个美女，这是无可争议的一件事情，从她第一天到医院报到便可见一二。

她身高一米六九，曲线凹凸有致，一头随风飘舞的乌黑长发，不输给任何一个在洗发水广告中搔首弄姿的女模特，一对大眼睛扑闪起来无须多语足以迷倒众生，尤其笑的时候，当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如果生在古代，那么那首“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诗毫无疑问就是写给她的。

据说她报到的那天，正赶上一位心脏病人急诊，手术车好巧不巧地从她面前推过，车上的病人在看到她之后，血压直线升高，脸色潮红，终究没有等到医生的手术刀，直接被送进了停尸间。

旁人不免猜测这是此人生前太过好色的缘故。

不过有件事情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当时至少有十几位大夫因为看着她而忽略了眼前病人；而接待她的护士长身为女人，竟然也很没品地呆立许久才想起办理接待手续，她从医十数年，见过的美女形形色色，自认为已经很有免疫力，却依旧无法抵挡妖小狐的美丽。

“这个女人天生就是个红颜祸水！”这是护士长那天对妖小狐唯一的评价。

但是妖小狐有“红颜祸水”的身子，却没有“红颜祸水”的命，因为她达不到“红颜祸水”最基本的两条要求——第一，迷倒众生，并且能够因她而至少灭亡一个国家，如历史上的苏妲己和褒姒；第二，这种危害至少要延续千年以上。

所以，妖小狐只能屈居在这家小医院里做她的护士，而且，暂时还是实习的。

女人太美丽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比如男人的骚扰，这种事情妖小狐从小到大见得多了，也就不太当一回事，往往一句话就可以秒杀对手。“青蛙”搭讪，她通常会露出甜美的微笑，然后装作诚惶诚恐地从化妆包里拿出镜子递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虽然这个举动有点伤人，但结果可想而知，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遇到帅哥搭讪，她多少表现得优雅一点，只是微笑地看着对方，在人家口干舌燥地说了半个小时之后扔下一句：“你收入多少？我的男朋友至少要比我的工资多出一倍！”

这句话足以让一半男人敬而远之，剩下那一半满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妖小狐的下一句话就是：“房子起码一百平方米以上，车子起码也得是宝马 Z4。”这一句已经足以让剩下那一半男人灰溜溜地走了。

当然也有那种条件非常合适的，可小狐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但有一种事情却是让她防不胜防的，那就是女人的嫉妒。女人嫉妒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妖小狐在入院实习的第一天很不幸地赶上护士长更年期失调，看见比她漂亮的女人就有些妒火中烧，妖小狐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

同来的实习护士们纷纷下班时，只有小狐一个人还在忙碌，至于她所忙碌的事情，呃，说出来有些丢人，不是巡查病人，也不是给人扎针，而是打扫卫生。

好吧，打扫卫生也不是什么特别丢脸的事情，可为什么她是最后才能离开的，为什么她要打扫的地方都那么难打扫？不是清理暖气片，就是清洗垃圾桶。做了一个下午，她还有一整层楼的垃圾桶没有清洗，而那个胖护士长在下班之前还恶狠狠地对她说：“今天要是不把这些做完，明天你就可以收拾铺盖回家了！”眼神中充满着嘲讽。

妖小狐有些委屈，凭什么大家都可以分成一组组进行，只有她是一个人一组，而且大家都是糊弄糊弄就可以了，可自己打扫那部分却被护士长翻来覆去检查，有一点痕迹就要被判定不合格，还得重新来过？

难道是自己太有魅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似乎还不至于让一个女人如此迷恋吧，最主要的，大概是因为她那个太过引人注目的背景，她是个孤儿，对

## >>>>> 医院离奇档案 <<

自己的父母没有任何的印象，但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专科学生，却被院长点名前来实习。

老护士一定是嫉妒我！妖小狐这样想着，忍不住哼起快乐的小曲，欢快地挥舞着手中的抹布，奋斗在一个不知多少年没有清洗过的垃圾桶上。

欢快中的妖小狐没有注意到，自己此刻正处在一个阴暗的走廊上，走廊的那一头，是一扇厚重的铁门，铁门上，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牌上刻着三个斑驳的大字——停尸间！

等到她终于直起身子活动活动自己柔弱的腰肢时，那三个字已经近在眼前了，一瞬间，妖小狐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阴森的气息迅速弥漫在走廊里，原本欢快的情绪也被一种恐惧所代替。

虽然在学校的课堂上也见过尸体，但那个时候人多，而且是在阳光明媚的白天，她并不觉得害怕。人气与太阳是最能冲散恐惧的东西，但医院停尸间这种地方，据说总是充满各种诡谲之事，于是，仅仅一眨眼的工夫，“诈尸”、“僵尸”、活人啃噬尸体等一系列曾听过的故事纷纷涌进脑海里。

这什么破医院啊！俗话说，生死不同楼。大家都认为活人待在死人的楼里是不吉利的，尤其是停尸间还设在地下室，阴上加阴。这时候妖小狐有一种想要大哭的冲动，但在这个鬼地方，就算她吼破喉咙也未必会有人救她。

偏偏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铁门的那一侧突然传来一记沉重的敲击声，伴随这声巨响，妖小狐双腿一软跌坐在地，最后一点逃跑的勇气也失去了，只能惊恐地盯着铁门，祈祷着里面的东西没有发现她就在门外。

同时，她那个平时就比较喜欢胡思乱想的脑袋飞快地旋转着，寻找一个能够救回自己小命的办法。

“砰”，又是一声，这一次停尸间的整个铁门都在剧烈晃动着，妖小狐心底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化为灰烬，原本她还当自己之前只是幻听而已，可现在……

面对危险，许多人的心理无限趋近崩溃，最终还没斗争就已经宣告失败，但有一部分人，越是面临危险，巨大的潜力就越会被激发出来，妖小狐就是这类人。

确定了那个声音确实存在之后，她反倒不感到害怕了，随手抄起身边的东西当做武器，慢慢向停尸间的铁门靠了过去。

“砰！”又是一声，这一次的撞击声更加沉重，同时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闷哼。

——有人！

妖小狐心中一紧，常听说有许多病人因为某种原因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而医疗技术是没办法准确判断这种现象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或者真的走入死亡，或者会自行醒过来。而那些醒过来的人一旦看到自己的身边躺着的都是冰冷的尸体时，那种恐惧可想而知，自然而然地会进入一种癫狂状态。

妖小狐几乎可以断定，停尸间里一定有假死的人突然苏醒，而停尸间的门是从外面反锁的，也不知道那个人在里面经受着怎样的折磨。

一股恻隐之心油然升起，妖小狐顾不得身处最有可能出事的停尸间，上前想打开门锁。意外的是，那把铁锁只是简单地挂在那里，并没有扣死。但现在，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摘下铁锁用力推开铁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番让她大惊失色的画面。

两个人！是的，停尸间有两个活人，而不是她以为的一个，而那沉重的撞击声竟然是一个人抓着另一个人猛力扔向铁门造成的。当她推开铁门的时候，那个柔弱的人第三次被甩过来，不偏不倚地撞向她的怀里。

“啊！”一声惊叫，却不是由妖小狐的嘴里喊出来的。面对眼前的诡异，她已经失去呼喊的能力，倒是那个被甩出来的人在发现她的闯入后，不自觉地惊叫一声，随后根本不像受了重伤，反而手脚灵活地在空中一个巧妙地变向，轻巧地落在一边，眼神锐利地看着那个发狂的人。

妖小狐看向那个发狂的人时也是一愣，她清楚地记得，那个人已经被诊断为死亡，不仅仅是心脏停跳、脑电波消失，而且他是在一次建筑施工中从前胸到后背被一根钢筋穿了个透心凉，可是现在，他却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确切地说，不应该是活生生的，因为妖小狐从他的身上感觉不到一点温暖的气息。

倒是她身边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只有一米七五的身高，戴着一副无边框的眼镜，满脸书生气，额前的头发倔犟地打着一个弯，他的眼神更是锐利如鹰，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让人心安的感觉。

男人目不斜视，丝毫没有被妖小狐的无穷魅力所影响，而是冰冷瞪视着那个胸前有一个大洞的男人，皱眉思考着什么。

妖小狐有些不甘心，以她的美貌，还从未被人忽视过。

然而，另一个男人显然被妖小狐所迷惑，或者说，他只是想临时转变一下攻击的目标。

说时迟，那时快，这个胸口走光的男人一跃而起，向着妖小狐扑了过来。

可怜妖小狐媚惑人不成，倒招来了一个死鬼，匆忙间不知躲闪，只能本能地举起手中的武器抵挡，可是……怎么这么轻？

定睛一瞧，手上拿着的竟是一块脏得不成样子的抹布！

“完了，完了！我命休矣！”妖小狐的心中在呐喊。

嗷——

一声惨叫。

又一声尖叫。

后面的那个才是妖小狐的，不是疼，而是被那声惨叫给吓的，而且，算不上没品，毕竟在男人面前，她有软弱的权利。于是，她再一次瘫倒在地，却很灵巧地躲在了“眼镜男”的身后，顺便扫了一眼他身上的白大褂，这个人竟然是医院的医生，工牌上印着他的名字——张岩。

张岩皱眉看了一眼妖小狐，心里泛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倒不是她这种真不真、假不假的胆小，而是那个“荫尸”本来是要干掉她的，但自己还没来得及出手，突然从她的身上却泛出了一层金光，虽然微弱，却恰是那个“荫尸”的克星。

“荫尸”偷鸡不成蚀把米，落地之后迅速地向后逃窜，像一只没头的苍蝇，都没看到身后是坚硬的墙壁，和一具具本来和他一样的尸体。

一时间整个停尸间里鸡飞狗跳，乱成一团，慌乱之下“荫尸”撞翻了身边的一具尸体，脚下一绊，整个人都趴了上去。

那是一具艳丽的女尸，张岩却看得津津有味，而且，若有所思的样子。

真是变态！妖小狐邪恶地想到。

“不对！”张岩突然惊叫一声，双手胡乱地挥舞着，像个跳大神的神汉，嘴里乱叫着，样子很滑稽，但随着他的跳动，那具“荫尸”却“嗷”的一声惨叫，

离开了那具女尸，恶狠狠地看着他。

随着“荫尸”的离开，女尸也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腾地跳了起来，挥舞着干枯的爪子，向他们扑了过来。

张岩高声叫着什么，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向着女尸就甩了过去，不偏不倚正中眉心，女尸随即定在了那里。

“妖小狐，帮忙！”张岩一声断喝，随手又要去掏铜钱，入手却空空如也，不由得一愣。就是这一愣神的工夫，先前的“荫尸”已经率先反应了过来，一个腾空大跳，甩手就是一巴掌。

“啪”，一声脆响，张岩只感觉“嗡”的一声，眼冒金星，表演了一个完美的腾空转体两周半，“砰”的一声摔在了妖小狐的身边，挣扎了半天也没能爬起来。他根本就不擅长肉搏，所以从来都是先发制人，没想到今天遇到了这么一个硬茬，而他赖以护身的铜钱也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妖小狐再一次发出了高亢的叫声，只不过这一次的叫声中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气势，甩手就是一把铜钱撒了出去。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再不准，在这么近的距离里，也有一小半铜钱砸在了“荫尸”的身上。

一阵惨叫之后，“荫尸”不甘心地委顿了下去，一个不可一世，就连张岩都废了牛劲对付的“荫尸”，竟然就被妖小狐胡乱地一把给打死了。

“哈哈！”妖小狐得意地拍了拍手，“原来我也有降妖除魔的能耐嘛，那个，叫什么张岩的，怎么样，收我做徒弟吧？”她满脸期待地回过头，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收你做徒弟？”那张被血糊住的嘴巴艰难地动了动，“行啊，把我费劲找到的铜钱还给我！”

“啊——”这次是真的惊叫，而且，这声惊叫之后，妖小狐双腿一软，眼前发黑晕倒了。

妖小狐不怕死人，也不怕什么妖魔鬼怪，就是晕血，在学校学了这么多年的护理，也没改掉这个毛病。想当年老师让他们互相抽血验血型的时候，她就没敢动，最后是闭着眼睛很丢人地流着眼泪扎了自己一针。

张岩觉得很郁闷，本来今天不是他值班，但今天下午送进停尸间的那具尸体

实在太古怪，他不放心。作为一个隐藏在尘世中的“退魔人”，他有义务留下来解决这件事，虽然他也不是很合格。

“退魔人”要求必须有很强的近战能力，因为他要对付的主要就是变异的尸体，什么魔法符咒都是扯淡，能用的就是那些从各地搜罗来的铜钱，利用五行相克的原理，找到弱点，一击致命。

要命的是，今天这个变异的尸体很强悍，他故意被揍了个七荤八素，还是找不到对方的弱点，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趁他打女尸的时候果断地偷了他剩下的铜钱，而且，撞了狗屎运地解决了那具“荫尸”，只是，他的铜钱，本来一枚就可以解决的，竟然被她用光了一大半！

不过这个女人有点意思，身上的那层金光，比他刚入行的时候还要强，但看上去，她自己却并不知道。

而且，看她开溜和盗取他铜钱时的身形，算是块好料，如果她是个男人，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合格的“退魔人”。

可是，算了，还是先把眼前的烂摊子收拾好吧，他可不想明天一大早就被院长堵在办公室里。虽然碍于他的身份，院长也不敢开除他，但扣他半个月工资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还单身，还年轻，没有工资，他拿什么搜罗合适的铜钱，拿什么去浪荡花丛呢？

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收拾好了停尸间里的一切，看起来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至于那具女尸，他就无能为力了，他是“退魔人”，但不是法师。

而妖小狐， he 很想把她扔在这里，好好地报复她一顿，可一见她那张漂亮得无与伦比的脸蛋，他又不忍心了。自己还单身，这个妖小狐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所谓美女爱英雄，自己刚才的表现，除了这满脸的血，还算是英雄吧。

最关键的，是她体内那股奇怪的气息，十分弱小，但每一个“退魔人”体内都会有那股气息。当年，师傅要他做“退魔人”的时候，他体内的气息比这个女孩体内的气息还弱小，到现在，他还得依靠一些道具才能充分发挥能力。或许，做自己的接班人，她还是够的，可惜，她是个女人。

俯身抱起了这个女人，感受着入手的柔软和她身体散发出的那股幽香，张岩一阵心旌摇摇，忍不住用力抽了抽鼻子，像条狗一样使劲嗅了嗅，头脑中竟一阵空明。

于是将她也安顿好了。

妖小狐悠悠醒来的时候，还没睁开眼睛就感到一股股热气喷在自己的脸上。这个她有经验，小时候养的狗，每天早上就喜欢这样趴在她的床边，偶尔还会伸出舌头舔得她满脸口水。

“别闹，大花，让我再睡一会儿！”妖小狐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转过身打算再次进入梦乡。

大花？张岩的额头忍不住浮上了一条黑线，显然这是一条狗的名字，这个女人的神经到底是什么做的？她知道自己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吗？她到底是晕倒了还是单纯地睡着了？

张岩扯了扯盖在妖小狐身上的被子。

妖小狐睡觉有个毛病，习惯将盖在身上的东西裹在怀里，所以张岩只是抓住被子的一角用力，妖小狐就从窄小的病床上摔到地上了。

屁股吃痛的妖小狐睁开双眼，恶狠狠地瞪着张岩，得罪谁不能得罪女人，得罪哪个女人也不能得罪她妖小狐，尤其是在她睡觉的时候，天王老子也不行。

看着龇着两颗小虎牙的妖小狐，张岩突然感觉到一阵没来由的寒冷，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在他的心头荡漾开来，忍不住将身体向门口挪了挪，随时准备开溜。

张岩随即自嘲地笑了，她一个女人，自己何必那么害怕？她还能吃了自己不成？

事实是，张岩明显低估了妖小狐，你说她神经大条也好，你说她健忘也行，总之，此刻她已经忘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停尸间里和只在传说中才有的“荫尸”打斗，她还被满脸是血的张岩吓得毫无形象地晕了过去。

“就是你打扰我睡觉？”妖小狐恶狠狠地问道。

张岩本能地飞快摇了摇头，他这算怎么回事？自己为什么怕她？随即又点了点头，自以为很帅地甩了甩头：“就是我！”

“好！”妖小狐咬牙切齿地说道，一个箭步就冲了过来，张岩只感觉眼前一

## >>>>>医院离奇档案<<

花，胳膊上迅速传来一阵刺痛。

“疼！疼！疼！”张岩跳着脚叫道，狠命地甩着胳膊，可妖小狐的两颗小虎牙就像两颗钉子一样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胳膊，怎么甩也甩不掉。

“姑奶奶，再咬就折了，放开！”张岩怒吼着，他真想一巴掌拍晕了她，可他不忍心，谁叫这小丫头这么可爱呢，如果她不咬人的话。

“看你下次还吵不吵我睡觉！”妖小狐冷冷地瞪着张岩含糊不清地说道，嘴上却没有一点要松开的意思。

“哼！看你下次还吵不吵我睡觉！”妖小狐擦了擦嘴巴，吧嗒吧嗒嘴，“喂，你多少天没洗澡了？”

此刻的张岩可怜兮兮地躲在墙角，独自揉着胳膊上的伤口，这个女人，太狠了，别说自己刚刚还救了她的命，就算素不相识，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口啊！听到妖小狐的问话，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三天！”

“哎呀！”他突然大叫一声，自己是谁啊？“退魔人”，堂堂“退魔人”，竟然被一个小丫头欺负到这份上，哪还有点“退魔人”的架势？

好吧，就算这个身份登不了大雅之堂，那他好歹还是一个科室的主治大夫，虽然科室差了点，但也是一个科室啊，她一个小小的护士，凭什么这么对他？

妖小狐本来就心虚，虽然刚睡醒的时候她满脸呆相，但经过一番剧烈的运动之后，脑筋已经清醒了过来，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其实惹不得。这回麻烦大了，他正虚张声势地想继续作威作福一会儿，妖小狐却已经蹭到了门边，随时准备开溜。

张岩这一声吼，神经高度紧绷的妖小狐一把抓住门把手，猛地向后一拽，于是，在这个科室里，在半个小时之内，妖小狐第二次悲剧了。

豆腐渣工程无处不在啊！

看着手里的门把手，妖小狐仰天长叹，她发誓自己不是故意的，谁知道这破门把手这么不结实，她还没用力，它就被自己拽了下来，谁知道这破门是向外开的，门不都应该是向里开吗？

只不过让她不可思议的是，下一刻，张岩竟眼睁睁地看着她破门而去，没有追上来，按他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了。

张岩不是不心疼，那都是钱啊，尤其那个门，纯铜的把手，当初装修的时候全是他自掏的腰包，一套把手就三百多块，他这个破科室一个月才能挣几个三百块？

但是妖小狐离开的时候爆发的那种力量，绝不是一个女人应该有的，那是她体内的另外一股力量。这个柔弱的女人体内，竟然同时包含有力量与精神两种“退魔人”特有能力，这，也太不切合实际了。一个“退魔人”只能拥有一种能力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定律，他拥有的只是精神，还是很不纯熟的那种，至于力量，他根本就一丁点儿都没有！

妖小狐的好日子开始了！

一大清早刚到办公室，就看见昨天摆着一张臭脸收拾她的护士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嗲声嗲气地叫道：“小狐啊！”

妖小狐浑身的鸡皮疙瘩不受控制地起了一层，护士长说话不仅低声下气，而且充满了妩媚。就算您老四十好几了还是单身，也不用对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放电吧？

可惜妖小狐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她嘴角那抹渐浓的笑意被护士长抓了个正着，但是她心情好，因为妖小狐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所以她并不计较，继续用那种腻死人的声音说道：“小狐啊，院长请你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再归我管了！”

“啥？”妖小狐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归她管？她不就是专门欺负实习生的吗？难道，自己再次悲剧了？才一天啊，自己连医院有几个大门还没搞明白，就要被开除了？

“快去吧！”护士长催促道，“别让院长久等，他很忙呢！”

“那个……”妖小狐迅速调整自己的情绪，双眼一挤，一颗豆大的泪珠就已经顺着脸颊滴了下来，“护士长，我知道我昨天表现不好，可是护士长，我会改的，我一定会改的！”

妖小狐一脸的诚恳，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可怜兮兮，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护士长，呃，还有一点点的狡黠，眼睛忽闪忽闪地思考着对策。所谓水能

## >>>>>医院离奇档案<<

载舟亦能覆舟，如果能摆平这个护士长，那就算院长执意要开除她，到下一家医院去也会有一个好的评价陪着。

“妖小狐，你想什么呢？”护士长兰花指一伸，“院长是要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怎么搞得像是上刑场一样？”

“啊？”妖小狐愣了，“不是开除我？”

“为什么要开除你？”护士长诧异地看着妖小狐，“你不知道院长总会从每一期的实习生里挑出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人去特训吗？”

“特训？”

妖小狐踩到狗屎运了，自己连这个院长是谁都还不知道，竟然就撞到了特训这么个好机会，脸上马上一扫阴霾，哼着小曲就走了出去。

护士长叹息着摇摇头，扭着丰腴的水桶腰，走回自己的座位。果然是个单纯的小孩子啊，在这个医院里，所谓“潜力”，就是指被虐待的潜力；所谓特训，就是把一个人扔到那个鸟不拉屎的科室，陪着那个神经兮兮的大夫。基本上，也就等于宣告此人的护士生涯结束了，还没有一个护士在实习期结束之后能得到那个变态医生的好评，只要他一句话，这个护士就只有走人的份了。

妖小狐哼着欢快的小曲，蹦蹦跳跳地向顶楼的院长室走去。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得意忘形，得意忘形的结果就是总被人当头就一棒子。

“妖小狐！”

她乐呵呵地走到院长室前，抬手刚要敲门，就听见背后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回过头，就看见张岩斜靠在窗台边，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笑着看着她。

“喂，医院里不准抽烟你不知道啊？”妖小狐的正义感再次爆发，几步走上去，抬手就抢下了那根烟，扔到了垃圾桶里。

张岩心疼啊，他不太喜欢抽烟，但非常喜欢嘴里叼着烟的感觉，那样看起来他还年轻，还很帅。为了显示身份，他一般都会叼着一根中华。中华啊，几十块钱一盒，平均两块多一根，他一根烟就能叼几天，可妖小狐……

“你太败家了！”张岩忍不住说道。

“你说什么？”妖小狐脸色阴寒，恶狠狠地瞪着他。很显然，这孩子的记忆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问题，她都忘了前一天晚上是谁落荒而逃的。